

張天翼文集

現代作家叢書第九集

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作家文叢第九集

文集

初版一——一〇〇〇〇冊
定價國幣

者 張 天 翼

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

者 梅 林

者 春明書店代表人
陳冠英

店址：
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
春明書店有限公司
店：長沙南陽街中市

行 狀元境
南京卅一號聚珍書局
廣州光復中路
二二八號東方書局

各大書局均有分售

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

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。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。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，恐怕混同，要求改為今名。考慮結果，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就決定下來。

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，損害了作家的版權，影響了作家的版稅。其次，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，不得作家同意，隨意竊編，隨意閹割；而封面的庸俗，印刷的惡劣，尤其餘事。但偏偏以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選」欺騙讀者。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，爲保障作家權益，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，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，同時代表作家版權，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。

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，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，有其歷史的原因；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。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，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，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。自然，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，但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，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。

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，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，應該親密地合作。因此，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。

目次

第一輯 小說

砥柱	二
旅途中	一九
中秋	三一
出走以後	四一
皮帶	五八
荊野先生	七六
報復	一一一

第二輯 劇本

時代的英雄	一二八
老少無欺	一五六

第三輯 通訊

創作經驗談

一八四

第一輯 小說

砥柱

黃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鋪位上看書。右腿擱在左腿上，腳趾用勁檣開着——讓左手在那裏搓腳了。書上的字像水影子那麼幌動着。

「還不回艙裏來——這死了頭！」

他視線移出到老花眼鏡上面，狠命斜了艙門一眼。

外面官艙客廳裏嘈嘈雜雜的，還混着一些茶房興高彩烈的叫聲——「客人，身體！客人，身體！」

什麼地方有人在那裏大笑，談着女人的事。不時聽見吱吱吱的聲音，他這七號官艙裏就給漏進了大烟香，跟船上的魚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兒。

「該死，唉！」

他把左手送到鼻孔邊聞了聞，就套上了襪子，拖着他那雙雙襪鞋跨到門口。

這回——他無論如何要把貞妹子喊回來！一個正派的人總不能讓自己的小姐那個——成什麼樣子！於是他猛地把門一拉……

可是他祇開了半尺來闊，好像準備要跟人拼命似的——先湊出他那張長臉子去探探動靜。死魚樣的灰色眼珠斜出了眼鏡框——往官艙客廳掃了一轉。

他那死頭了還在跟那個胖女人談天，連臉都沒回過來一下。胖女人仍舊解開了衣扣，滿不在乎地露出那個肥泡泡的奶子喂着小把戲。她臉上還浮着微笑，彷彿她有那麼一對豐滿的奶子——就值得驕傲似的！

門口這位老先生知道她這回已經換了邊：他先前張望了兩次——祇見過她右邊的那一隻。原來兩隻都這麼白漂。

有幾個男子漢在旁邊譏里咕嚕議論着，笑嘻嘻地，睨她們幾眼。坐在鋪上的一個小夥子可一個勁兒盯着那邊，嘴張得大大的，似乎要把女人的什麼東西吞下肚去。

祇有躺在炕牀上的那個，中年人沒理會這些。他拿着一本小書在看着，翹着一條腿子，把一隻手在袴褶裏搔着什麼。

「這傢伙一定有『腎囊風』，」黃宜庵老先生想。「哼！該死的傢伙！簡直要——簡直要——」
「胖女人……」

他關了門，挺着鐵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鋪位上。

船身劈着水——嘩嘩地叫着。底下機房裏打樁似地發出一下下沈重的響聲，叫人覺得自己的心臟給誰槌着。有人在打哈哈：聽來似乎就在隔壁艙裏。笑完了又是一陣——吱，吱，吱……

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個「腎囊風」。那傢伙到底看的是什麼書呢，那麼起勁法？
哼，一定是有傷風化的東西——看那書殼子就有點像。

他不放心地又去拉開了門。他皺着那雙濃重的眉毛等着，把臉子伸出到那扇張開一小半的口子外面，像上着夾板似的。

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見了他——他馬上翹翹下巴叫她進艙裏來。

「你跟她談天的那個女人是哪個？」他拉長着臉問。

「一個同學的嫂嫂。」

「莫去跟她講話！曉得吧？……一定不是什麼正派人……做人總要小心總要——總要——唔，曉得吧？」
貞妹子嗽了他一眼，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。

做父親的坐到鋪上，脫了鞋子。他用力突出了下脣——又慢條斯理地說：

「並不是我喜歡責備你……做爺的自然想要兒女做個好人，沒得閒話給人家講。你看，剛才那個女人要是個正派的——她怎樣會當着許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？男女要沒得個防範，何以異於禽獸呢，噫……無論天下怎樣變，一個禮字是要講的——無論如何……」

這里他脫下了襪子，拿右手中指在腳丫裏擦幾下，然後送到鼻子跟前聞着。

「莫講別的，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隨便不得，更何況……」
隔壁有個響亮的嗓子打斷了他：

「……哦是的那個堂客是個三開門：嘴巴好……」

接着就有膩膩的笑聲透過板壁來。

黃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。可是他挺了挺腰，裝做沒聽見的樣子。乾咳了一聲，他又拉長着臉子談論起來。眼珠子斜在眼角上，看守着什麼似的盯着他女兒。

他認為那種傷風敗俗的傢伙該給鎖到牢裏。唔，他決計要上個條陳給省長——一定會採納。

那位小姐靜靜地坐着，右肘撐在腿上下巴攔在手上。眼睛動也不動地看着那個圓窗子。她好像在老遠的想着些什麼，又像什麼都沒想。

岸上那片田地襯着炒米粉樣的江水——就更加顯得綠油油的好看。叫人恨不得倒到那裏去睡一覺。天上流着些白得發亮的浮雲，跟遠山聯成了一片，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。

裏面可祇滾着黃老先生那種沈重的嘆音。有時候還夾着吸鼻子的響聲。

他談到了他自己。他教訓兒女的時候老是拿自己來做榜樣的。於是他把擦得發了燙的左脚放下去，換上右腳來。把手指捻了會兒，他又背着他那一套。他在地方上那麼有聲望——並不是因為他家裏每年有三百擔租穀，也不是爲了他當過秀才又學過法政，祇是因為他做人不同些。

「哼，新派，新派……噫，如今到底醒悟了——曉得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要有根底的。你看，樂縣長也想請我去講經書，可見得——唔，曉得吧……我祇要你們學到我的一小半，祇要你們不爲流俗所染，就足矣足矣了，我也並不想叫你們當聖人。我是……」

下面的話又給埋到了隔壁的笑聲裏。

他皺了皺眉，把要送到鼻邊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：

「貞妹子！我講話你到底聽着沒有！」

貞妹子驚醒了似地回過臉來，彷彿到現在她才知她老子在跟她談話。

老頭兒歎了一口氣，搖搖腦袋——

「不開口了罷。橫豎沒人聽……近年來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軌——巴着我講點至德要道，而親生兒反倒把我不當回事！」

這就送手指上來嗅着。閉着眼，打嘴裏哈着氣，似乎專心要讓自己在這裏面沈醉一下——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的意的事。

過會兒他可又忍不住要開口：

「唉，十六七歲的小孩子了——還不懂事……你祇要問問你姆媽就曉得：我跟你姆媽相處了三十多年，夫婦從

來沒說過一句玩笑話，唔……你媽媽一輩子沒在生男人面前拋頭露面過……禮也者，爲人之本；女子更其要那個，曉得吧？」

他噓了一口氣，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，拿起那本書來。

「倒杯茶！」——眼睛擡都沒擡起，祇用手指蘸着唾沫，慢慢地一頁一頁翻着。

伸手接杯子的時候——他瞟一下貞妹子的臉色，他心窩裏忽然有癢一下似的感覺。這孩子到底算長得出色的，這回準可以把親事說好，從此以後易總辦就是他的親家了。

於是他用種品味的勁兒啜着茶，啞啞嘴巴，說話的聲調也和平了許多：

「貞妹子我告訴你：我並不想叫你繼承我的理學，然而做人總是——唔，要那個些，嚶，祇要……祇要……」
這麼躊躇了一下，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點兒，挺有點把握地告訴他小姐：祇要修身功夫做得好，連將相公卿都會來就教，來攀親的。

說了就放心地移動一下身子——讓自己靠得舒服些。眼珠子端正地盯在書上，可是怎麼也看不下去。他念頭是在將來的好日子裏打轉，全身熱辣辣地發着燙。

女孩子又優坐着，看着窗子外面的天，彷彿要對外面的世界悟出點兒道理來。

「沒帶書啊，你？」她老子問。

她擡起那張做錯了事似的臉，嘴來搖搖頭。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經事可以做——打小網籃裏拿起沒打好的絨繩衣動起手來。

不過她常常發楞，視線盯着前面，好像她在細聽着機器響，水響，並且關切到那些亂七八糟的人聲似的。

黃宜庵老先生咳了一聲，嚥下一口痰，他兩手都在狠命地對付腳了，讓那本書躺在自己肚子上。他左腮巴上的皺

紋把嘴扯得歪着，一顆發亮的唾涎掛在下脣上。

隔壁仍舊在那里談呀笑的，嗓子越提越高，似乎故意叫這邊的人聽見。

「哈呀，那你比小江平還厲害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呃，我說……」

一陣譏里咕嚕之後，又聽見他們大笑起來。

七號官艙裏的這位老先生馬上拉長了臉，手指在腳裏停止了動作。

「該死！」他在肚子裏說。「那是些什麼人……哼，『小江平』」

他伸着頸子，莊嚴得動都不動一下，祇打眼角裏瞟貞妹子一眼。

還好，她不知道這一套。

什麼地方有蚊子哼着，似乎還帶着點顫動。這艘船的肚子裏一個勁兒——Gung, gung, gung, gung跟那哆索着的哼

聲合着拍子。

正在這時候——隔着板壁透過來「噫！」的一聲：聽去活像是女人的尖喉嚨。跟手還吃吃地笑着，那聲音彷彿是

拼命壓制住的。

黃宜庵老先生全身發了一陣緊，感到有個軟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臟。他兩腿伸直一下又彎了起來。

「唉……」熱着兩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氣，斜了貞妹子一眼。

那十六歲的女孩子專心在那里對付她的絨繩衣，兩手靈活地動着。她對那些離奇古怪的響聲沒一點興味：看來

她在學堂裏倒還沒聽到那些要不得的事。

「然而那個女人可就……」

他又想到那對肥泡泡奶子，還想像得到那個：要是用手去一碰，就怎麼有彈性地顫法。

現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：到底要不要叫官廳去干涉這些事——他是有這種權力的。

雖然拿起了那本書，並且作股正經地一頁頁薰着唾沫翻着，可是那些長條條的宋體字都綑着醜臉子——一個也打不到他腦子裏去。

身上什麼地方有股熱氣在流着，腳趾縫裏癢了起來。他偷看他女兒一眼，乾咳了一聲，又瞟過眼珠去。這回爺兒倆的視線碰了一下。他於是發氣地喊：

「做針線就專心做針線——東張西望做什麼！」

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麼，蓋過了所有的人聲。有誰溜着尖聲音在唱着小調，叫人想像得到他一面怎麼個扭法。可是這個銷魂的歌聲馬上就給一些粗喉嚨打斷了：顯然是有人吵架。

說不定是爲了爭風吃醋。唉，真該死！船上總是不安靜！

吵架的剛剛住了嘴，汽笛又吼了起來，拖得怪長，聽來牠似乎很煩悶：好像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種慾念——一下子給迸發了出來。於是這聲音鑽進了別人腦袋，打全身透過去，給攪得皮肉都打着顫。過去了許多時候——耳朵裏還嗡嗡的。

這位老先生半閉着眼，煩躁地嘟囔一句什麼，彷彿青蛙關在轆子裏的叫聲。他腦子裏亂七八糟，覺得船身在盪着。隔壁又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烟，一聲緊跟着一聲，叫人疑心是有誰給壓緊得喘不過氣來。

他用種很鎮靜的派頭對他的小姐瞟了一眼，漸漸睜開了眼。這小姑娘也許什麼都知道，祇是在老子跟前一點都不露出來。他胸脯給綑了一下似地發一下緊，於是拿眼珠守着他女兒，死盯着一直沒動。

板壁外面可越談越放肆了。那準是些飽經世故的男子，並且是有點身份的。他們還愛看點什麼書：剛才說到那個

能够變大變小的和尚，接着又扯到了一種貴金屬的「托子」。

於是有一個啞嗓子很豪放地嚷：

「這部書真有道理，這部書……經驗之談不錯……我碰見的那個堂客就是「吹簫」的好手……」

另外一個很沈着的聲音把這個的術語校正了一下，這不叫「吹簫」，接着就來了一場小小的爭論。

這邊黃宜庵老先生把下脣一掀。

「哼，該死！他們看也沒看書就瞎吹！」他想。「然而——然而——唔，那所謂堂客怕就是「三開門」的那個。」

他眼睛往板壁上瞟了一下，又回到貞妹子身上。

她坐在窗子跟前，祇瞧見一個彎着的人身剪影。可是他覺得她臉子正發着紅，眼睛裏閃着亮——水汪汪的！

「咳，哼！」他大聲一咳，拼命拉長了臉。

小姐嚇了一跳，連身子都抖動了一下。

一看就知道她心虛。這老頭兒就感到肚子裏有什麼塞住了，呼吸也調不勻稱。眼珠差點沒跳出了眼眶子，衝着貞妹子直冒火。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訓她一頓，罵她一頓，舌子可打着結！

「貞妹子……你……哼，該死，這這……我告訴你……曉得吧，一個人……一個人……那個那個——唔……」

嘴巴空動了幾動，稀稀朗朗的幾根鬚子便聳了幾下，他就咳了一聲，猛地爆出了「句——」

「非禮勿聽……」

那個對他睜大了眼睛，張大了嘴巴。

「莫光看着我！」他老人家打牙縫裏壓出了叫聲。「一個人總要時時刻刻自省——看做了什麼非禮之舉沒有。一個人……——一個人……」

「唔，非禮之言……聽了非禮之言——也就是自己非禮，曉得吧！」

貞妹子愣住了！

「怎麼？——我聽了什麼呢？」

「『聽了什麼？』隔壁……隔壁……我看你是……」

做老子的狠狠地瞪了她一會兒，失望地歎了一口長氣。他把眼珠子移到自己脚上，移到牆頂上，又忍不住轉到他小姐那邊去。

她還在那裏盯着他，他就碰了釘子似的發了氣：

「沒有聽就沒有聽！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……做你自己的事呀！怎麼……」

等貞妹子垂下了眼睛，他這才安排要認真真看一回書。拿手指在舌尖上蘸了許多唾沫，擦擦擦——使勁地翻起來。

手指有點哆嗦，並且帶點兒鹹味。

可是那些非禮之言一直咕嚕咕嚕響着——挺結實地鑽過灰漆板壁來。一個唱大花臉似的嗓子正開始報告一個中年女人有什麼好身手，接着就給一些笑聲打斷了。

黃宜庵老先生皺了皺眉。

「可惡之至……那個堂客是什麼人呢？後來呢……」

這里他把那本書移下了點兒，騰出一條路來讓視線溜到她女兒臉上去。

窗子外面的光祇把她頭髮映得發亮，像銀絲似的。

談着女人的幾個男子漢更加膽大了些，什麼字眼也沒忌諱。不過到底還有點兒含蓄，跟田夸老那些村話不同。這就像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擋着別人——不由你不去聽牠。

唉，該死！黃宜庵老先生把上脣掀動了一下。他們顯然都是讀書人，那種說話方法實在相當高明的。叫他感到一種所謂半推半就的特別誘惑力。

有時候他們說到斷斷續續，有時候他們纏纏綿綿搗着鬼。偶然迸出了一兩個字來——就更加來得驚心動魄。這邊這位老先生嘆着氣，嚮着貞妹子。他身上發着熱，還覺得毛孔裏冒着汗。書捧得高高的擋着臉。他怕自己腮巴子紅得失了儀態。

剛才談到的那個中年女人——後來到底怎樣呢？哼，竟沒有交代！這批傢伙——唉，該死！偏偏他這回帶着自己女兒出門！

他怕房艙太雜。可是官艙裏的脚色也一樣的混。他們說不定是在吹牛，要不然的話怎麼許多事沒有下文呢……書一頁也沒有翻，祇是發着抖。他咬着下脣，似乎拼命要關住一些什麼，不叫打嘴裏迸出來。他老實想跳起來跑幾步，蹦幾下，到地下打個滾。

接着他又糊里糊塗地想：與其在地下打滾，還不如在鋪位上的好，比起來到底……

「唉，即令朱夫子，程夫子復生，也不免——不免——唉，也要那個的。」

於是他用力把書一摔。左邊腮巴上的皺紋抽動着，嘴巴歪呀歪的。腿子沒命地屈了起來，兩手伸過去拼命擦着脚了，好像在趕做什麼工作——一下緊接着一下連嗅嗅的工夫都沒有。

嘴脣下面滴着唾涎。眼睛防禦什麼似地盯着貞妹子。他怕她打這個舉動聯想到什麼非禮的事件上面去。他嗓子不由自主地小聲兒哼着。那種疼辣辣的感覺使他很舒服。

那位小姐嗽了他一眼。顯見得這種興奮的變動吸起了她的注意，然後似乎故意要到避開他那嚴正的眼光——她移開了視線對板壁瞧了一下。

一下子黃宜庵老先生兩手停止了動作。

「豈有此理，簡直是……好，看罷！」

他很快地取下眼鏡，套上了襪子，兩條腿掛下來，找着那雙雙樣鞋。

一拉了門——他就用種挺莊重挺方正的步子走出去，肚子往外挺着，跟他那駝着脊背彎成個S形，嘴緊緊閉着，顯得毅然決然的樣子。他決計要闖進隔壁的六號官船裏去。細着臉禁止他們再談那些有礙名教的話該死的傢伙！別人帶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姐在七號裏哩！

假如那批東西是讀過書的，那一定知道「黃宜庵」這個名字——一位理學家，一位這個亂世裏的中流砥柱，一位易總辦的親家。

可是他走起路來有點癢，腳丫裏直辣辣地痛着。

「要是他們不理會——」他咬着牙計劃着，「嗯，不客氣，把他們捉將官裏——問他一個有傷風化的罪名……哼，這還了得！」

他把全身的力氣都運在右手——要一下子拉開六號官船的門。眼睛閃着光，額頭上橫着深沈的皺紋，一看就知道他是直接繼承了南宋幾位夫子的道統的。

那邊一個茶房走過來，背着一大堆什麼——瞧去很有點斤兩，那傢伙身子給壓得彎着，嘴裏嚷着「呃，身體呃，客人身體！」

站在六號官船門口的這位客人莊嚴地挺着，動也不動。於是茶房脊背上的東西碰了他一傢伙。他額頭猛地給撞到了門板上——咚！那S形的身子一下子就給拉直了。

「呃！你你！」